



□李卫江

七夕节,一定是每个情人你情我依的盼吧,我却最想见到沙漠老人,我是在七夕那天认识他的,那一年他75岁。天上没有一丝云彩,周围没有任何植物,无尽的流沙躺在车轮底下,死死盘住我们前进的速度,车刚进入沙漠腹地,就是这个局面,本来想领略大漠风光,却没想到驶入流沙的陷阱。

我和爱人撅着屁股,拼命挖沙子、掏车轮的时候,一峰骆驼靠近了我们。

“有问题吗?”一个苍老浑厚的声音。

终于见到人了!我俩这个高兴啊,爬出来抬头一看,这是怎样的一人啊,除了一双丝线样的眼睛里能感觉到关切,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,我以为这是碰见阿拉伯人了吧,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,不伦不类的。

我们希望他给我们指条路,几番询问,他本来劝我们回去,看到我们又不甘心,便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。

生活纪事

让我拥有诗与远方

□李小芬

8月5日晚,河北卫视《中华好诗词》第五季开播。等这一刻,真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电视机前的我,全程跟紧了同步选题。不错,百分之七十的诗词知识,我都学习过。只是,模拟临战也紧张,一着急那熟悉的诗句就是嘴不出来。

喜爱上古诗词,源于2014年河北卫视《中华好诗词》第二季。平日里不看河北卫视,也不知有这么一档节目。没想初见便是浓浓的欢喜。记得十几岁时也迷过古诗词,背过几十首,和同学比赛。后来便将它遗忘在生活的角落,再也捡不起来。此刻重温,那种诗意的美好又如浪花花朵,掀起了丝丝涟漪。

□海涛

如今,中小学校一放暑假,孩子们或者被家长花钱送进了各类培训班,或者就瘫在屋头手击键盘,整日里在网上冲浪寻乐。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,但一放暑假快乐生活就开始了,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去稻田里摸鱼。

笔者的家乡在江南地区。仲夏时节,田里的稻子正悄悄由青转黄。清风过处,稻香阵阵扑鼻,满眼都是青黄色的稻浪。此时,田里的鱼儿肥美极了,正是乡下孩子下田摸鱼的好时节。

摸鱼看似简单,实则是一门“技术活儿”。首先要选地点。如果找不准地点,去稻田里乱转,辛苦一番不但摸不到鱼,若把稻子踩倒了,还有被大人那臭骂一顿的危险。我们乡下的稻田分两类,一类常年蓄水、只用于种水稻的冬水田,另一种是秋冬季节种蔬菜小麦、开春后临时蓄水改种水稻的干田。干田里除几条鱼之外,一般是没有鱼的。摸鱼要去冬水田,田越大鱼儿越多。这类水田的背埂上一般都有三两个用来走水的缺口,周末夏初几次涨水之后,流水在缺口下方的水田里冲出一个比井口稍大些水洞,即我们本地人称为“田巴缺口”。盛夏时节天气炎热,鱼儿们喜欢呆在水深处,水洞便成了鱼儿们的乐园。

摸鱼也有技巧。如果是比较小的水洞,你可以用网兜直接捞鱼。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农村水域还没有遭受污染,很适合鱼虾生存,一网兜捞起来,鱼有一两斤是常事。鱼类品种多,最多的是巴掌大小的鲫鱼,也有草鱼、鲢鱼、乌鱼、鲫鱼等。若碰到比较大的水洞,同时田里蓄水还较深,就不能直接用网兜了,以免鱼儿受惊四处逃窜。你得轻手轻脚地下到田里,小心翼翼用泥巴在水洞边沿筑一道“围堰”,把鱼儿们都关在里面,然后再用

开心一刻

恐怖事件

有一天,我发现路上开了一家新书店,就走了进去。一进门,发现屋子里面黑乎乎的,没有一个人。喊老板,但没人回答,我自己翻书看。一会儿,我决定买一本叫《不可思议》的书,又大喊老板,这次从书店后面出来一个眼神空洞的老头儿,我问:“多少钱?”他说:“35元。”他的声音也怪怪的。我

朝花夕拾

沙漠造林人

等车发动了,我们请他坐车,被客气地拒绝,老人指着远处一处沙丘,告诉我们绕过去就到了,提醒我们开车不能停,要不然容易陷车,而他自己要和骆驼一起走。

我们撒着欢朝目的地驶去,车后卷起的黄沙立刻淹没了那峰骆驼。绕过沙丘,远远望见一片绿色,难道海市蜃楼吗?随着车开近,这真是一片茂密的胡杨人工林,因为林边有几间土坯房子,这是老人的家吗?

有个老妇人出来打招呼,我们才知道,他们真是一家人,应该是护林员。老人邀请我们留下吃饭,答应下来,我俩就在周围踏踏,林子照相,晒晒自己的嘴唇,等到爬上沙丘,望见骆驼已经到了。

简陋的饭桌上,炒了几盆菜,无非是茄子土豆,四个人落座,我才仔细看看大爷,头发花白,眉毛胡子灰白,都是乱糟糟的,眼睛细细的,眼角还有沙子,嘴唇厚厚的,仍然有裂口,黝黑的脸全是皱纹,包括鼻梁,这是风沙大的特征,再加上很少吃到蔬菜。

老人话不多,真诚地邀请我们,欢迎我们来这里,一头雾水的我们才知道,今天是我们老人的结婚纪念日。五十年前的七夕这一天,是两位老人结婚的日子。有了俩陌生人

来祝贺婚礼纪念日,老人格外高兴,话匣子才慢慢打开。

原来老人是抗美援朝下来的老兵,复原后又来到这沙漠边缘,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,屯垦戍边一直到退休,老两口一直相濡以沫。我们羡慕老人多年的坚守,又不免疑惑,既然退休了,何不享享福,如今还有必要待在这么艰苦的地方?

“离不开啊!只怕这副老骨头要埋在这林子里了。”老汉说得很自然,虽然退休了,看到生活几十年的林场不断受到沙漠的侵蚀,毅然决定留下来,年年种树,年年看护,到现在已经十年了。

我和同伴肃然起敬,原来对面老人不是护林员,而是造林员,义务造林员。我想想这片小树林的每一棵树都是二老亲手栽下,挑着水一桶一桶地浇,一棵一棵地浇,这是多大的功德啊!

这里地势偏远,少有人来,老夫妻感谢我俩一起陪他们过七夕,说得我们都感到羞愧,当我们在空房间里抱怨世道不好,老人却要将余生都献给自己的家园,如此艰苦的环境,老人们过得恩爱甜蜜。那年的七夕节,也是我和爱人过得最有意义的七夕。

以后每年七夕,我和爱人都会想起沙漠里的七夕老人,愿他们安好。

部挑出来学习,还陆续补写了“这些年我去过的唐诗里的景点”游记。去南京,我更是竭尽全力,了解一切与景点有关的历史知识,博物馆游览也必不可少。然后,心里美滋滋的,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博学的人。那些感觉枯燥、普通的景点,也因为理清了历史脉络,变得生动、有趣、熠熠生辉。

就这样一发不可收。50岁的年龄,生活无忧,完全不用辛苦的我,却成了亲朋好友中最热爱学习的人。游玩南京之后,把《明朝那些事》一套9本书重读了一遍。2016年11月,报名参加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,2017年5月,报名参加河北卫视《中华好诗词》第五季。虽然都落败,但那种向往比赛、每日备考的状态,让我的生活积极向上又充满了力量。

现在,学习古诗词已成为我生活的常态。每日闲暇,在微信公众号学一首古诗词,看几页《走遍中国》旅游系列丛书,时不时地策划我的下一场旅游,想到一条线路,立刻温习景点历史,每天都乐悠悠。

诗与远方,我都有了,真是富有啊!



□魏益君

“鸾扇斜分凤幄开,星桥横过鹊飞回。争将世上无期别,换得年年一度来。”又到“七夕”,我总会想起乡下老家的那架葡萄,和葡萄架下度过的神秘与美好。

记忆中,那架葡萄从我记事起翠绿在门口。夏天的晚上,村里人都到葡萄架下纳凉,听奶奶讲古。奶奶会讲的故事很多,但奶奶最爱讲的还是牛郎织女,那天上人间动人的动人故事,奶奶讲得不厌其烦,我们听得不知疲倦。很小就从奶奶嘴里知道,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,这天夜里,只要在葡萄架下,就会听到他们相会时的说话和织女的哭泣声。

那年夏天,乡里的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

生活感悟

嗑瓜子

□雨凡

居家过日子的人,闲来好嗑瓜子,三个五个扎堆,边嗑边唠家常,说不尽的陈年旧事,道不完的闲话新闻。

我老婆也爱嗑瓜子,她不大串门,在家里看电视时独享。老婆是嗑瓜子能手,瓜子进嘴,“咔”一声裂开,跟着“嘎”一下瓜子皮出来,其唇齿灵动之迅速,少有人能及,一集电视剧没看完,一袋瓜子嗑个罄尽。倘有闺蜜们来造访,屋里就热闹了,三个女人一台戏,边嗑瓜子边笑闹,疯够了,走人送客,留一地瓜子皮归老公打扫。

老丈人对瓜子也情有独钟,喝酒可以不要菜,呷一口酒,吃几粒瓜子,怡然自得。与老婆一起去给他拜年,带去的年礼就是两瓶白酒、一包瓜子,老爷子满心欢喜地笑纳。

邢晓琴

光阴似箭,秋华如水,转眼十年,老父亲的八十大寿要到了,这次不仅是他一个人,而且身边多了一个知书达理、知冷知热的好老伴,俩人同年同月且生辰相近,又是孝顺的大姐亲自操办他们的寿宴。

在主持人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中,寿宴拉开了帷幕,二老佩戴着酒店赠送的大红福带,合着众人的掌声,喜气洋洋登堂入座,接受我们姊妹的叩拜和亲朋好友的祝福。

父亲的老同学们纷纷讲话致辞,奏乐放歌,表达着与父亲五十余年来的挚友情深。父亲也演绎了自己谱写的歌曲《兰州水车黄河情》——水车滚滚,心潮滚滚,跟着水车放歌声,滚滚水车伴我一生……平缓的曲调,醇厚的嗓音诉说着他对黄河母亲无比眷恋的深情,台下掌声热烈此起彼伏,听者动容。

望着台上老父亲幸福的笑脸,往事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拉开——

父亲言语不多,性情温和与世无争于人无求。他时常教导我们,简简单单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人心换人心,必能打动人心,不管是谁帮助过我们都要铭记于心,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年月里资助过我们的亲人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,尤其缺衣少食。两个姑姑每年都会给我们寄来一些衣物和钱两,为此,父亲常常感念姑姑们的恩情,只要家里能有拿的出手的东西,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她们。刚在林区参加工作的大姐为改善家中的生活,踏着晨雾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丛林里采摘羊肚菌,自己一个都没舍得吃,全部带回家中。父亲也只给我们留了一小部分,大多数都带给了省城的姑姑和伯父。大伯过世,父亲红着眼睛,写出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文,缅怀大伯和他的兄弟之情。有一年,父亲得知在上海的大姑身体不大好,便把大姑从上海接到兰州亲自照顾,煮饭洗衣、送水喂药、端屎端尿,直到大姑痊愈。前两年父亲时常放心不下年迈的大姑,让我陪同他去上海看望。一路上父亲心情一直很凝重,不时地自语着:“以后怕是机会不多了,趁着自己还能走动,就多去看看,也算是完成余生的一个心愿吧!”言语中充满了无奈和惆怅,忧伤的眼神泪光闪闪……

母亲去世后他又当爹又当娘,白天在学校带两个毕业班,深夜还在改作业,又要操心我们的起居。有时候还要给我扎小辫子,虽然不是那么好看,毛毛糙糙的,可那感觉却是美美的。因为我们,父亲练就了一手好厨艺,他做的

心扉一瓣

乡村“七夕”

影,那次放了黄梅戏电影《牛郎织女》,人们第一次从电影上真切地感受到了牛郎织女的动人与美丽。电影散场后,很晚了,那棚葡萄架下,还有许许多多男女老幼在那冥思苦想。

第二天,奶奶讲古时,听故事的人一下子较往常增加了许多,有大人小孩,更多的是少男少女。月明星稀,夜阑人静,晚风轻吹,葡萄晃动。烟袋锅的忽明忽暗,把奶奶讲古时的表情映得极为生动。此情此景,活脱脱黄梅戏《牛郎织女》中织女唱词:“架上累累悬瓜果,风吹稻海荡金波,夜静犹闻人笑语,到底人间欢乐多。”

那一年,好容易盼到了“七夕”,晚上大人们都回家休息了,姐姐拉着我悄悄返回葡萄架下,来偷听织女说话。

返回葡萄架时,居然有人先我们蹲到葡萄架下了。我们屏住呼吸,倾耳而听。正凝神专注间,娘和奶奶寻来了。夜里不见了她们,大人吓坏了。娘要拉我们回家。我们不干,非要听牛郎织女说话。

我天生不会嗑瓜子,笨拙拙,也嫌琐碎,往往连壳带仁嚼烂在一起,不能下咽,干脆吐掉,结果嘴里什么实惠也没落下。过年,老婆买回一罐正林瓜子,里面有一个剥壳器——大约是精明的商人专为我这些人配备的,把瓜子放入,轻轻一夹,壳裂仁出,这就方便多了。但瓜子仁是吃进嘴了,瓜子壳上的滋味却一丝未曾尝到。老婆笑话我,吃瓜子不啮摸品味,吃了算白吃。

嗯?这话有些道理,世间有些事情不能省略,享受更在于过程。老婆说,葵花香,南瓜子醇,最有嚼头的是西瓜子,西瓜子分成,甜、五香、奶油、话梅等,味道各领风骚,不经唇齿啮咬,怎得其中奥妙?

与别的籽实相比,瓜子实在太小了,就那么一丁半点,不能塞满嘴,让你大快朵颐,但人们偏爱吃它,瓜子的魅力在于:让你咀嚼出美味而永不满足,就这样一粒接一粒地嗑,欲罢不能,嗑完,回味无穷。瓜子的风格是平实的,身份也不高,天南海北哪儿都有,它的香气和味道也很平常,嗑瓜子实在是平民化的情调。瓜子是生活的闲趣,没它也行,有它更多情味,特别是在年里。

嗑瓜子其实并非源自市井百姓,这一习俗,据说最早出自宫廷。明《耐中志》说

难舍亲情

父亲

菜色香味俱全,最出名的是他亲手腌制的腊肉,那可比陇西腊肉香多了。那时候,家里再穷,每到腊月里父亲都会买上一点五花肉,用调料腌制后,挂在屋檐下晾晒,到了过年就是美味的腊肉了,也给我们几个孩子解了馋打了牙祭,那诱人的香味是留在我们童年最美的记忆。

如今父亲在老同学的撮合下,找到了自己的归宿,我们由衷地为他高兴。他们居住的小花园有各种红花绿草和雅致盆栽,父亲每天伺弄花草兴致盎然,老伴则把小花园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这充满生机的小院子,色彩缤纷,四季常春,是父亲喜欢的“生态园”,是老同学老朋友经常玩耍聚会的“逍遥园”。二老热情好客,以诚相待,老同学朋友们都喜欢去他们那里做客,在一起谈天说地拉琴唱歌,一边赏花一边看父亲从黄河边淘来的黄河奇石。父亲通常是欢乐园的“掌门人”,时常谱新曲写新闻,老友们合着节拍,添唱助兴,其乐融融。

快乐的生活,竟让父亲年轻了许多。

父亲这一生坎坷多舛,少年丧母,中年丧妻,老年丧子,人生巨大的痛苦,并没有击垮父亲对生活的热爱,他在彷徨中走出哀伤,走出阴影,乐观豁达的他重新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,多才多艺的父亲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,妥妥帖帖,小日子过得是有模有样。晚年的父亲,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,玩微信,发朋友圈,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特别诗意的网名“牧笛”。外出,父亲总是驾驭着他那辆得力的助手“电驴子”,参加各种演出大合唱,不与社会脱节,也不给我们增添任何负担。

打乒乓球是父亲一生的至爱。有一年,父亲参加了兰州市南滨路举办的乒乓球擂台赛,他一路过关斩将,越战越勇顺利晋级夺得冠军,上了年岁的他不惧各路高手,一时成为美谈。几年前,姐姐在他们当地邀请世界冠军瓦尔德内尔做商业活动,父亲很是兴奋,执意要和世界冠军干一场,使出浑身解数和老瓦过了几招,虽败犹荣,多不,马上八十了,上个月还打进上海浦东举办的乒乓球会员联赛总决赛。

人生七十古来稀,八十年生活沧桑,艰难坎坷已是昨天,父亲依然健在安好,是我们姊妹最大的福报。

娘问:“你们听到牛郎织女说话了吗?”我摇摇头。

姐姐说:“我听到织女哭了,嗡嗡嗡嗡的。”

娘戴上姐姐的额头:“傻孩子,那是蚊子在响。”我和姐姐坚信奶奶的话,就是不走。

看我们这样,奶奶就坐下来,说:“你们为啥喜欢牛郎织女啊?知道织女为啥喜欢牛郎吗?”我当时说不好,只觉得织女很善良,牛郎很可怜。

奶奶说:“织女喜欢牛郎,是因为他忠厚老实,勤劳能干呀。你们也要做个手巧的女人,当个勤劳的男人,才会被人喜欢。”

那一夜,我做了梦,梦见了美丽的织女。

后来,不知是因为牛郎织女的美丽故事,还是架葡萄的幽静,以后每年“七夕”,都有谈情说爱的少男少女在那里调情弄月。许多年后,我也真的寻到一位“织女”,每年“七夕”,我们漫步在月光里,甜蜜在葡萄架下。

而今,身处城市闹市,城里洋气的“七夕”气氛,总也阻挡不住我们走向乡下,走向那架葡萄的美好甜蜜。或许,我们在葡萄架下从未真正听到过牛郎织女的欢声笑语,但每次来到葡萄架下,听到的是我们彼此深爱,砰砰驿动的心跳,感受到的一种宁静之美、祥和之美!

是朱元璋的首创。他平时“喜爱用鲜西瓜子加盐烤干而食”,一到年下,御膳房更大量焙制,供官人食用,此后才传到民间。不单百姓,才子佳人,名流政要也多雅爱。当代伟人在政务之余,也有以瓜子调剂生活的。“毛泽东喜欢吃黑瓜子(西瓜子),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。”战争年代条件艰苦,过年大鱼大肉不敢吃,红枣、花生、瓜子总有得吃。

瓜子,平日里我们细嚼慢嗑,一到年下需求旺盛,家家户户都要买,炒坊因此生意火爆。清《帝京岁时记胜》记载乾隆年间北京街头卖瓜子的盛况:“除夕之晚,卖瓜子与爆竹之声,相为上下,良可听也。”那份热闹,有些地方至今仍然可见。

